

手，旨在推翻现政权，同时将伏伊伏丁那的地位提升为共和国，并实现其分离。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双方敌意未消。黑山的政治也受到亲欧、亲塞和亲俄之争的影响。

在《代顿协议》签署30年后，波黑的政治僵局未解。基于族群的权力分享制度常常导致政治瘫痪，复杂的治理结构阻碍了有效国家的构建，高级代表的权力受到塞族共和国的挑战。因违抗高级代表的决定，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多迪克8月被波黑法院判处一年监禁，并禁止在六年内担任塞族共和国总统。多迪克多次发表塞族共和国分离言论，并主张在波黑建立第三个实体——克族实体。多迪克称将就塞族共和国独立公投寻求普京的支持。

在与希腊的国名争议解决

后，北马其顿又陷身份之争。北马其顿与保加利亚围绕马其顿身份以及北马其顿保加利亚人的自决权之争导致北马其顿入盟进展缓慢。北马其顿总统达夫科娃指责巴尔干邻国滥用否决权，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绊脚石”。

2025年东南欧国家军事合作新态势引发塞尔维亚的不满。3月，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科索沃在地拉那签署军事合作联合宣言。塞尔维亚加以谴责，认为此举违反了1996年关于军备控制的次区域协议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4月，塞尔维亚与匈牙利签署军事合作协议。9月，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签署军事合作联合宣言。塞尔维亚认为该宣言针对自己，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种种迹象表明，东南欧国家间的信任受到侵蚀。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总体保持平稳，但也发生捷克总统帕维尔执意赴印度同达赖会面、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事件，中方决定不同帕维尔进行任何交往。9月，武契奇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访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访问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与科技合作得到推进，人文与智库交流取得进展，在浙江宁波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已成为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企业继续投资中东欧国家的新能源领域，国轩斯洛伐克电池超级工厂已开工建设。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

## 中东：在“动荡潮”中锚定发展航向

丁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2025年，中东局势延续了2024年的动荡轨迹，新一轮巴以冲突出现更严重外溢，地区力量平衡被打破，以色列与伊朗及被认为由其主导的“抵抗轴心”之间的冲突成为中东安全格局新主线。然而，透过“动荡潮”，还应看到中东“和解潮”与“发展潮”方兴未艾，中东国家团结自强、共谋发展意愿强烈，相关努力已初见成效。

**地区“动荡潮”发展轨迹不确定性高企。**第一，新一轮巴以冲突被按下暂停键，但停火基础仍旧脆弱。延宕两年的本轮巴以冲突终于在2025年10月停息，这场冲突在历次巴以冲突中耗时最长、伤亡最多、人道灾难最重、外溢范围最广。然而，第一阶段停火落实便颇为不顺，第二阶段停火虽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认可，但组成加沙“国际稳定部队”、筹措资金等关键问

题细节仍无定论，遑论第三阶段还要将加沙的命运交给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平委员会”。“殖民主义幽灵”仿佛重现加沙，恍若将其带回英国托管时期，难以想象加沙会被带向何方。

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在以色列的强力打击下，虽然实力折损严重，但并不甘心退出加沙政治舞台，而是试图获得喘息之机。停火协议的目标是加沙非军事化，为抵抗而生、具有深



供图/IC photo

2025年10月9日，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汗尤尼斯，一位巴勒斯坦儿童从破烂的帐篷中向外望去，眼神里充满着对重返安宁生活的渴望。

厚群众基础的 Hamas 将被解除武装，不能在未来加沙治理中发挥作用，但这实际与 Hamas 的宗旨与属性相悖。

以色列虽在战场取得明显优势，却激起国际社会的道义谴责。包括众多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涌现巴勒斯坦国“承认潮”，以色列遭到国际社会空前孤立。本轮巴以冲突还使沙特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中止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将巴勒斯坦获得明确建国前景作为与以色列建交的前提。这使美国重塑其中东盟友体系的企图遇挫。

第二，以色列与伊朗及“抵抗轴心”冲突升级。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外溢效应冲击中东地缘政治格局。2025年6月爆发的以伊“十二日战争”突破美以与伊朗长期敌对但不正面交锋的红线，并使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采取的“输出革命”“前沿防御”等战略遭遇严峻挑战。此外，“抵抗轴心”成员在本轮巴以冲突中的不同表现凸显其内部差序格局，反映出各组织对伊朗依赖度的差异及地缘利益优先级的错位。如今“抵抗轴心”退潮，反映出非国家行为体在缺乏稳固国家支撑与可持续资源供给的条件下，难以长期维持高强度地缘政治介入，在大规模冲突中处于明显劣势。然而，伊朗及“抵抗轴心”虽在以色列的打击下遭受严重损失，但被削弱并不

等于瓦解，以色列并未达到“消除威胁”的目标，双方再度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第三，国际社会聚焦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自2024年12月叙利亚发生政治剧变以来，叙利亚政治过渡、安全形势与对外政策备受关注。政治方面，虽然叙利亚召开全国对话会议、举行剧变后首次立法机构选举，但在族群和教派和解方面进展有限。安全方面，新政权面临国内外多重安全挑战，虽基本站稳脚跟，但安全局势仍不容乐观。在少数族群聚居的东北部、西部沿海和南部地区，不同程度的武装割据仍然存在；在美国推动下，叙利亚与以色列正就以方撤军、设立非军事区和空中走廊等问题举行安全协议谈判，这些事件都将对叙利亚主权造成严重破坏。经济和民生方面，虽得到阿拉伯国家援助与美欧部分制裁豁免，叙利亚经济形势仍未好转。外交方面，叙利亚新政权展现出务实、灵活的处事特征，在扩大国际承认方面进展突出。然而，叙利亚在政治、安全与经济等领域面临严峻挑战，使其局势在较长时期内仍属未定之天。

**大国调整中东战略，中国坚持以发展促和平。**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大国在中东“攻守易位”。美国通过与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等地区敌手，取得更大地区影响力，其虽仍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但企图“边打边撤”，以低成本维持自身在中东霸权。

俄罗斯则因叙利亚变局与伊朗遭到美以打击在中东实力受损。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9月卡塔尔遭以色列跨境空袭，使本轮巴以冲突外溢至一向被认为是“安全绿洲”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剧烈冲击地区安全格局。这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安全政策产生两大影响：其一，寻求盟伴多元化。同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海湾阿拉伯国家试图对冲在安全上单一依赖美国带来的风险。其二，在缺乏安全提供者的情况下，海湾阿拉伯国家只能寻求从美国获得更多安全保障。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旨在以其撬动与美国更紧密的安防与军售合作。2025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七年来首次访美，美方不仅在防务层面将沙特提升至“非北约盟友”，还决定向其出售F-35战机，沙特则承诺对美国投资近一万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已将美国与中东盟友关系的底层逻辑由“石油换安全”变为“投资换安全”。

然而，在中东动荡与战乱之中，仍应看到地区大多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强烈愿望，实现发展和转型已成中东国家普遍共识。中国真诚欢迎并坚定支持中东“和解潮”“发展潮”延续并不断向纵深发展。中方一直在联合国等各种国际场合为中东停火止战、依据“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奔走呼号。与其他大

国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谋求霸权不同，中国始终把同中东国家互利共赢、务实合作摆在首位，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引

领，在中东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改善双方人民福祉，以发展促和平，帮助中东走出冲突泥沼，走上发展之路。2026年将迎来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建交70周年与第二届中阿峰会，这些重大事件将为中国—中东合作注入新动能，成为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 俄罗斯：局势内松外紧，“战时经济”降温

**李自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2025年俄罗斯局势内松外紧，政局稳定，社会运行平稳有序。经济增速下降，财政赤字增加，但不会“硬着陆”。外交领域，俄美重启对话，俄欧激烈对抗，双方关系难言缓和，俄继续加强同非西方伙伴在军事与经济领域合作。围绕乌克兰危机及其引发的新挑战，俄对内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布局。

**政局稳定，经济下行。**2025年8月，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8.4%的受访者信任普京总统，49.3%的受访者认可俄政府的工作。9月，俄“统一投票日”顺利举行，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提名和支持的候选人大获全胜，说明民心求稳，支持国家大政方针。在地方立法院选举中，统俄党得票率超过60%，比上次提升了13个百分点。此轮选举也为2026年国家杜马选举定下基调，政权党地位有望进一步巩固。社会生活平静有序，政府将战事与民众生活隔离的政策取得效果，在俄大城市普通民众甚至感受不到战事的氛围

和影响。

俄经济增速放缓。据多家机构预测，俄全年经济增速在1%左右，低于年初预测的2.5%，更低于2024年的4.3%。降速的主要原因是消费和投资乏力，出口减少。财政赤字大幅增加，预计全年赤字将达5.7万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6%，明显高于年初预估的0.5%。为弥补赤字，2025年起俄将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从20%提高至25%，2026年起将增值税税率从20%提高至22%。未来，不论是俄民众还是企业，都将更加明显地感受到“战争税负”的影响。不过，俄控制通胀取得一定成效。据俄央行预计，2025年的通胀率将降至7.7%，2026年有望重回4%~5%区间。影响投资和消费的高利率也在回调，2025年俄央行已四次下调基准利率，从年初的21%降至16.5%。

未来俄经济低速增长恐是常态。据俄财政部预测，在西方制裁不增加的情况下，2026年经济有望增长1.3%，2027年为2.8%，无法达到全球平均增速。但俄经济韧性强，主要体现在：生活

物资供应充足，卢布汇率稳定；出口虽遇到困难，但拥有能源、化肥、矿产等国际市场的“必需品”；外债水平极低，内债占GDP的15%左右，有较大发债空间。战事会拖累俄经济发展，但远不至于拖垮经济。

**俄美关系回升空间有限，非西方国家仍是外交优先方向。**特朗普重返白宫，处于冰点的俄美关系开始有所回升。俄希望抓住特朗普执政的“窗口期”，缓和俄美关系，进而带动俄欧关系回暖。特朗普执政后不久，俄美元首进行了长时间通话，外交沟通渠道基本恢复。尽管特朗普对俄态度阴晴不定，但俄从不对其恶言相向，对特朗普解决危机的努力给予肯定。

俄美在解决乌克兰危机方面有共识，但波折不断。2025年8月，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举行会晤，在乌克兰问题上虽没有取得突破性成果，但释放出积极信号。然而，特朗普在与欧洲领导人磋商后态度又变了，指责俄拖延和平进程，并首次批准向乌提供由北约盟国出资购买的美国武器。10月21日，特朗普以“时